



## 西班牙民众在马德里市中心签名声援反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九日下午, 马德里法轮功学员们在市中心太阳门广场举行征集签名的活动, 呼吁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学员们将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图片展板摆放在人来人往的太阳门广场, 拉开写有“解体中共, 制止迫害”的大横幅, 并向过往民众发放传单, 详细讲述事实真相。人们对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长达十三年的残酷迫害表示愤怒和无法理解,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中共要这样对待一群修炼真、善、忍的好人。

一位过路的女士在听了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后说: “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实在令人震惊。我无法想象在这个独裁国家, 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残暴地折磨另一个人, 动物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我希望你们在这场善恶大战中有好运气。” 之后她毫不犹豫地留下了自己反迫害的签名。

路过这里的人们都非常愿意接



图: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马德里市中心太阳门广场举行反迫害征签活动

受法轮功真相的信息并签名反迫害。一位会讲西班牙语的法国人说, 他认为向人们展示横幅和图片来揭示共产主义政权的残忍和邪恶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能够帮助人们了解事实真相。

几个在西班牙长大的中国女孩, 在听了学员们讲述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的事件后, 都在声援法轮功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她们签名后离去。但不一会儿, 这几个女孩又重新返回到签字桌旁, 原来她们是想再要一些空白的签字表格, 因

为她们所居住的地方有很多中国人, 她们可以告诉那些人在中国发生的迫害, 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并签字支持法轮功。临走前她们表示: 希望她们的签字能够帮助尽早结束迫害。

一位在西班牙居住多年的中国同胞在看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展板后说: “我早就知道共产党的邪恶, 六四事件发生时, 我就在天安门广场, 我亲眼看到了中共军队用机枪和坦克屠杀青年学生……所以我绝对相信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 中共就是毫无人性的恶魔!” ◇

## 守着“活钱”不赚



我曾在私人建材工程公司的一个商店卖货, 就我一人, 经理经常忙大工程, 不在商店。当时进铝合金材料都是按斤来算, 按个 (根) 卖, 经理也不点库存, 也点不过来。遇到一些小工程, 经理还从商店拿材料, 而且从不计数。总之, 一般人感到我这项工作动动心眼就有“活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三百元, 可一根铝合金方管就能卖七、八十元, 几个螺丝也好几块, 而商店少几根管根本没人能察觉, 更别说少一把螺丝、几个钢钉了。

我学了法轮大法后, 懂得了“失”与“得”的关系, 知道做好人是要用心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 心正身正师父才要我这个徒弟的。不按师父的教导去做, 光练动作, 那不算是炼法轮功的。“真、善、忍”虽然只有三个

字, 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 要百分百地做到, 确实是很困难的。我是大法修炼人, 再难我也要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因此我不但不拿不占商店一分钱的便宜, 还要求自己连贪占便宜的想法都不能有。

公司有一个领工, 有时拿公司的建材干私活, 想给我点好处, 少算点钱, 我没答应。一次, 他自家改装,

暗示我经理不在就别要钱了, 反正材料没数。我对他说: 我是修炼法轮功的, 我们师父要求我们什么时候都得做一个好人, 做事要对得起良心, 那样做骗得了经理可骗不了自己的心, “暗室亏心, 神目如电”啊! 那样对你、对我都不是得便宜, 而是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德啊。当时他不理解, 怨恨我死心眼。可他心里知道炼法轮功的都是当今社会难得的好人, 他后来自己开铝合金商店, 几次商量高薪请我去他家卖货。

在生活和工作中我努力按照师父的教导做人, 做更好的人, 不知不觉中我的病全好了。我知道是我按照师父的高德大法做人、做事, 顺应了宇宙“真善忍”的特性, 师父帮我消去了疾病, 使我身心健康, 道德高尚。◇

# “天安门自焚” ——中共炮制的伪案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门自焚惨案震惊中外。随后，自焚伪案的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揭示中共导演自焚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

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报导《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邮报记者亲自到自焚死亡者之一的刘春玲的家乡河南开封实地调查，发现刘春玲靠在酒吧三陪为生，不是法轮功学员。通过央视录像的慢镜头可看到，刘春玲是被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

“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竟然完好无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燎，但是画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王进东背后的警察拎着灭火毯，等王进东喊完所谓的“法轮功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央视自焚画面中，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却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创造了“医学奇迹”！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记者却近距离采访，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造假之处还有：警察本来是



图：央视天安门自焚镜头的慢动作重放证实刘春玲是被警察打死

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所谓自焚的当天，天安门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此“突发”事件。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此“突发”事件，他们有备而来，拍摄了近景、远景和特写。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

头，被解释说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但是监视器是固定的，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动的。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显然，这场“自焚”是中共导演和拍摄的煽动仇恨的假戏。



□ 央视录像中，记者便服采访“严重烧伤的”女孩刘思影，她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切口在声带下方，本不能说话，采访中竟然能唱歌。



□ 央视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很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等着拍戏。

## 双城市新兴乡王胜权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零一年，双城市新兴乡新红村法轮功学员王胜权，于十一月份某日进京上访为证实法轮功是清白的，并证实大法的美好。在北京郊区被当地派出所劫持十八小时后，又送往丰台区看守所进行关押。七天后又被双城驻京办事处接着关押一天一宿。然后又被新兴乡派出所徐朝波、乡政府的白春五接回到双城看守所，说是治安拘留十五天。可是十五天到期他们不但没放人还把王胜权关押到刑拘监舍和刑事犯在一起。以下是王胜权的自述：

在刑拘监舍里，有个当班的犯人头子被黄姓管教叫到跟前说帮助帮助这些个炼法轮功的，他的意思是好好教训他们。当时有四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年同修，当班的犯人就指使其他犯人猛打老年同修让他说不练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打我了，他们用脚猛踢我大腿的内侧说是叫做平圈，

当时疼痛难忍，我就喊来管教，当时值班的三个管教都在场，可他们却骂着说活该，谁让你炼法轮功了，然后就走了。这时犯人们气急败坏，当班的说非把我悠出去不可，意思是迫害到躺着抬出去。然后他们两三个人把着我的头子用手弹我的眼睛，他们叫弹灯泡。自那以后我的眼睛经常流淌粉红色的泪水有四十多天，视力模糊。我的腿不能站立，行走困难，他们还打我的脸，脸上肿得变了形，都认不出人来了。

在刑拘三天的时间就把我迫害成这样，当时值班的是个姓杜的年轻管教，发现人被打坏了，就报告了所长，然后他们说放人。杜姓管教把我叫到一个单间，问谁打你的，我说是当班的，还有其他犯人。他就扯着我的衣领一边推搡着一边骂道：我咋没看见？谁打你了？意思是说没人打你。我不敢吱声了。然后他把我带到所长办公室，所长叫那兴春，他说等着一会来人接你回家。

可他们不是把我放回家，他们通知了乡政府来接我，来的人正是上北京接我的人白春五，他一看就说：这不是我送来的人，因为人已经认不出来了。就说我不能接回去，这算谁打的，说完就走了。这时我的家人正好来看我，所长那兴春就说让我的家人接回去吧，他还说回去不要乱说是在这里被打坏的。双城公安局在二零零一年当时是抓一个炼法轮功的人，交 2500 元钱就放人，他们公开勒索钱财，哪还有法律。因我被打坏了，他们怕担责任，才把我放回家。

回家第二天村书记、村保安几人来到我家索要 2500 元钱，说是进京上访的钱。我说没有钱，第二天派出所所长孔庆满带着人把我又强行带走，几天后我哥哥交了 2500 元钱，才放回。

之后他们多次上家骚扰，2006 年春天双城公安局、新兴派出所的警察又到我家里把我强行带走，恐吓、威逼，后没有结果，然后放回家。